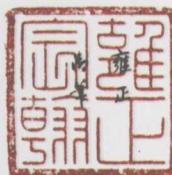


# 明清档案与潮州文化



臣孫家鼐  
臣崇慶  
臣陸潤庠恭擬

## 四書講義

光緒三十四年三月二十日

中庸其至矣乎

此一句書。子思述孔子之意。承上文君子中庸而反覆發明之也。聖人之道。精而極諸身心性命之微。粗而推諸日用事物之常。故語其大則兼包並蓄。論其理則同條共貫。而其實聖人所行之道。只是齊民所當行之道。後

不能踰乎範圍之外。雖宗教家或務高深以明心性。或顯神奇以示博愛。皆不免務為其難。此中庸之所以為至也。

# 明清档案与潮州文化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中庸其本意。承上文君子中庸而全明之也。圣人之道。精而極諸身。心性命之微粗。而推諸日用事物之常。故語其大則兼包並蓄。論其理則同條共貫。而其實聖人所行之道。只是齊民所當行之道。後人不識道體。視為過高難行。或索隱行怪。老莊之棄信毀義。楊墨之為我取愛。皆不中不庸之弊。所以堯舜相傳。但曰執中。孔子特補一庸字。使千古異端之學。不得辭之歸而聖道愈明。蓋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

廣東省出版集團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州·

不能喻乎範圍之外。雖宗授家或終高深以明心性。或顯神奇以示博愛。皆不免務為其

---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明清档案与潮州文化/潮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编.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9  
ISBN 978 - 7 - 218 - 05925 - 9

I. 明… II. 潮… III. 文化史—档案资料—明清时期  
IV. K29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41729 号

责任编辑	柏 峰
封面设计	吴德灏
责任技编	周 杰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印 刷	潮州市湘桥文星印刷厂
开 本	889 毫米×1194 毫米 1/32
印 张	7.875
插 页	1
字 数	150 千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18 - 05925 - 9
定 价	25.00 元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出版社网址: <http://www.gdpph.com> 电子邮箱: sales@gdpph.com

图书营销中心: 020-37579604 37579695】

# 序

2007年6月，由潮州市人民政府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联合举办，由潮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韩山师范学院潮学研究所、潮州淡浮院承办的“明清档案展览与潮州文化研讨会”在砚峰书院举行。参加这次研讨会的，有来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和韩山师范学院的专家学者二十人，提供研讨会的学术论文十四篇。

明清时期，随着韩江流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潮州逐渐成为闽粤赣边区的中心城市。同时，潮州人走南闯北，漂洋过海，使潮州成为中国沿海经济网络的一个重要的节点。经济发展促

进文化交流，使得潮州文化能够以中国文化为主体，吸收和融合东亚、东南亚文化因素，形成自己的区域特色。这些情况在保存下来的历史档案里可以找到相关的记载。学者们提交这次研讨会的论文，就利用了中文和外文档案，给我们揭示了这些历史事实。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专家们介绍了馆藏清代潮州历史档案，并利用这些档案研究了清代潮州科举及潮籍官员宦海沉浮、清政府对潮州的管理和潮州开埠等问题。中山大学的学者们则利用了琉球、英国、巴达维亚的档案材料，对妈祖信仰与清代潮人的海上活动、汕头开埠后的地产争端、潮州反入城运动、契约华工、早期侨批业以及跨国信贷关系等问题展开讨论。研讨会的规模不大，却认真按照国际学术会议的惯例举行。每位作者都在会议上宣读了自己的论文，每篇论文都有评论人进行专门评论，并在与会学者之间进行热烈的研讨。会后，学者们对论文进行了认真修改，并寄回潮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现

在，我们把论文结集出版，奉献给每一位热爱潮州文化和关注潮州文化研究的读者。

我们希望，通过明清潮州档案材料的研究，使更多的人对中国传统文化有进一步的了解，对潮州文化有更深刻的认识，从而自觉地利用传统文化资源，推动潮州的经济和文化建设。

编 者

2008年6月19日

3

序

# 目 录

- 陈其泰 郭子章《潮中杂记》的文献价值 / 1
- 朱士光 清代潮汕地区生态环境及其变迁 / 18
- 韩永福 清代潮州历史档案 / 28
- 吴兆波  
马德玲 从清宫档案解读清政府对潮州绿营的管理 / 40
- 陈宜耘 清宫档案中的潮州籍官员 / 67
- 陈春声 妈祖信仰与清代潮人海上活动  
——以《历代宝案》的研究为中心 / 89
- 黄国信 从英国公共档案馆所藏档案看潮州反入城  
运动的几个侧面 / 107
- 张应强 档案文献所见晚清潮州地方官府之困局  
——以咸丰十一年“汫洲事件”的处理为例 / 118
- 温春来 张之洞与英国驻潮州领事官就“赎单”制  
华工的交涉  
——以英国驻潮州领事馆中文档案为中心 / 130

吴 涛 红线本可迁就：《英国公共档案馆档案》所见

清末汕头的地产争端 / 142

杨培娜 “樑头”、“关切”

——清代前期广东渔船规制的形成 / 173

黄鹤绵 “巴国公堂”档案所见之十八世纪闽粤出洋民人  
跨国信贷关系 / 198

黄 挺 从巴国公馆《公案簿》看早期侨批业营运的  
信用问题 / 231



# 郭子章《潮中杂记》的文献价值

陈其泰\*

《潮中杂记》十二卷，明万历年间潮州太守郭子章撰。郭子章，江西泰和人，号青螺，隆庆进士。官潮州太守后，历任四川学政、贵州巡抚。因平定杨应龙反叛有功，升兵部尚书。田雯《黔书·人物名宦》云：“黔之名宦……明如郭子章、朱燮元、江东之……而青螺为之冠。”他博学好文，官履所历皆撰有诗文如《粤草》、《蜀草》、《黔草》之类。其所撰述，著录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及《千顷堂书目》者计有十五种。其叔父郭春震，嘉靖年间（1522—1565）任潮州太守，撰有《潮州郡志》。这种学术渊源和同为潮州太守的职位，使郭子章自莅潮之日起，即处处留心搜集潮州历史人文资料，证以亲身访问，勤为笔录，而终成此作。此书系万历十三年（1585）郭子章在潮州任上撰成。书前“校阅姓氏”共列潮州府通判梁义卿，潮州府所

\*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属潮阳、揭阳、饶平、澄海、大埔、惠来、普宁、平远八县知县，及普宁县学教谕等，故初刻本当刊刻于郡署。

《潮中杂记》内容，卷一为《象纬解》、《沿革考》、《郡县释名》，中间各卷载录朝廷敕文、郡守重要奏疏、潮州及附属各县历史掌故、艺文目录等，末卷为《物产志》。书前郭子章《序》中称：“凡通志、前志载者不书，书其逸者新者若干，命之曰《潮中杂记》，而托之剞劂。”<sup>①</sup>又因前志略于古事，本书则尽力搜求载录，以为补益。故本书的特点，在于广求文献史料记载，证以亲身访问所得，重点叙述潮州的历史掌故、郡县沿革、学校教育状况、文献保存以及社会风俗等。从今天的眼光看，其最大价值在于，此书是潮州文化史的创始之作。举其重点，约有三项：

一是，提供了比较完备的晚明万历以前有关潮州文化的文献著述目录。

本书《艺文志》共两卷，分上、下篇，上篇为《书目》，下篇为《碑目》。郭子章以此志为撰述的重点，倾注了巨大的心力，目的即为提供“《郡志》不载、《通志》载而未备”的有关潮州人文历史的文献总目，俾为后人研究的凭藉。故他特意在《艺文志》之前撰写小序云：

语曰：“化民须礼义，礼义须文章。”则  
艺文也者，尤司教化者所宜珍而录之也。《郡

志》不载，《通志》载而未备，文献无征，咎将谁执！杀梨所传，尤难瘴術。爰撮其目，厘为二卷。后之考文者循而求之，不患无据，而潮之人文亦庶几其无逸亡云。

上卷《书目》的著述体例是：先载录潮州名宦著述与所刊刻之书；后列本郡人的著述。经郭子章的苦心搜求，本志著录内容远较他书详备。至为难得的是，志中为我们提供一项重要的信息：自宋元迄明嘉靖年间，由潮州地方官主持的纂修志书的工作，前后达九次之多。可见此数百年间，潮州地方名宦重视保存乡邦文献、纂修一方之史，形成为优良的传统。据本志所载，这九次修志工作的成果是：

《潮州图经》，二卷，宋知州事邛州常祐撰。

《三阳志》，七卷，元人撰。

《永乐志》，明知府泰州雷春著。

《正统志》，明知府龙岩王源著。

《景泰癸酉志》，明进士沈声著。

《天顺志》，不知为谁著，其字与《成化志》类，而载事颇覈（按，天顺为明英宗年号）。

《成化十三年志》，不知为谁著，只载海、潮、揭、程（乡）四县事，其字颇小。

《弘治庚申志》，五卷，明同知会稽车份著。是时盛尚书端明为诸生，与纂修事。

《嘉靖丁未志》，八卷，明知府万安郭春震著，自

序，刻郡署。

据郭子章的记载可以得知，仅有明一代，潮州官宦修本州方志之风甚盛，从明成祖永乐至世宗嘉靖年间，凡历九朝，其间除宣德、正德二朝外，其余七朝均有志书修成。如再加上宋代揭阳进士王仲行所撰《潮州记》，及宋代知州常祐所修《潮州图经》和元修《三阳志》，则自宋至明嘉靖以前，潮州一郡所修的地方志书，竟达十种之多。“海滨邹鲁”的美称，于此一项即可得到明证。虽然其中有的志书，如宋代所修《潮州记》、《潮州图经》以及《永乐志》、《正统志》等，均已亡佚，但幸赖《潮中杂记》搜寻、记载，我们才能获得这些宝贵的历史信息。

《艺文志》上卷中所列有关潮州人文历史的重要文献尚有多种。如：

《韩文》，四十卷，唐刺史韩愈著，门人李汉序。明知府括苍何镗刻郡署，有序。万历甲申推官蒙自王国宾补刻。

《潮阳编》，宋通判阆州陈尧佐著。（已佚）

《韦庵守潮文集》，四卷，王源著，万历十六年御史龙岩蔡梦说、副史豫章王民顺序，刻郡署。

《韩祠录》，三卷，明知府邻水谈伦修编修，泰和王思始正而序之，刻郡署。

《困知记》，五卷，明尚书泰和罗钦顺著，同知泰和刘魁刻郡署。

《翁东涯集》，十七卷，明兵部尚书邑人翁万达著。

《艺文志》下卷是《碑目》，载录潮州府及潮阳、揭阳等各县碑刻多达二百一十通。如此详细搜集、载录碑刻文字，确是郭子章《潮中杂记》的一大特色。其中于潮州文化具有很高价值者甚多，如：

《潮郡修造记》，明知府龙岩王源撰。

《重建公宇记》，明布政使漳浦陈亹撰。

《职官题名碑记》（二首），明礼部尚书海阳盛端明、工部侍郎海阳陈一松撰。

《思韩堂墨迹》，堂刻韩愈像及诸贤墨迹，在府治后。

《潮州贡院记》，宋真文公德秀撰。

《韩山祠碑记》（七首），宋苏轼，明王源、盛端明、刘子兴、林廷玉，参政慈溪刘炜，侍讲古渝江朝宗撰。

《韩山书院记》，吴澄撰（文文山沁园春词刻在碑阴）。

《金山记》（二首），宋太常博士王汉、明潮阳举人萧端贲撰。

《拙窝石刻》，有朱子书匾、周子《拙赋》刻岩石间，左右多名贤刻字。

《金山亭记》，宋郑厚撰。

《重修广济桥记》，蔡明撰。

《重建广济桥门记碑》，明龙溪胡宜衡撰。

《广济桥宁波神祠记》，明金都御史东莞罗亨信撰。

《重修广济桥记》，明陈一松撰。

关于《潮州杂记》载录潮州府及各县碑目的价值，著名学者饶宗颐先生曾有评价云：“自吴颖顺治潮志迄乾隆周硕勋志，皆忽视金石记录，而此书所刻碑目，万历以前潮属诸县石刻，悉具于斯，诚难能而可贵。”（《潮中杂记序》）

二是，对于潮州文化重要代表人物韩愈在潮事迹，有关韩文公的文物遗址及潮人对他的纪念，详加记述。

本书卷四全部是有关韩愈的文字，计有六篇：《韩公二祠沿革》、《韩祠从祀》、《韩江韩山韩木》、《苏文忠三书》、《韩公与大颠书及昌黎别传辩》、《城南书庄》。《韩公二祠沿革》一文尤为潮州文化珍贵的历史文献。韩愈因向唐宪宗谏迎佛骨，于元和十四年（819）由刑部侍郎贬为潮州刺史。他到潮州后，大力传播中原先进文化，崇教兴学，奖拔人才，重视农业生产，驱赶鳄鱼，释放奴婢。韩愈在潮时间虽然只有八个月，他的功业却对于潮州文化的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意义，千百年来潮州民众对其功德风范传诵不衰。如赵朴初先生诗句所云：“不虚南谪八千里，赢得江山都姓韩。”至今，潮州韩文公祠更是作为潮州文化的重要象征，而享誉海内外。郭子章撰《韩公二祠沿革》一文，翔实而生动地记载了韩文公祠的由来及变化，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韩祠始建，是在北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其时陈尧佐任潮州通判，因体察到潮州士民对韩愈的崇敬怀念之情至深，遂将知府衙门之东辟为祭祀的公祠，嗣后迁至金山。元祐五年（1090），知府王涤将韩文公祠迁至城南五里，并拜请远在汴京的苏轼撰写《韩文公庙碑》（亦称《韩公祠记》）。至南宋孝宗淳熙十六年（1189），知州丁允元“以溪东之山乃韩公登览之地，手植木在焉，乃建庙于其地”。这就是今韩山韩文公祠之由来。而在原先城南昌黎庙的旧址上，宋宁宗庆元五年（1199），知府沈杞建了“盍簪亭”（亭名取自《周易》，意为士人欢欣相聚）。至理宗淳祐癸卯三年（1243），郡守郑良臣“以韩公有功于潮，书院独缺，相旧地而开创焉。外敞二门，讲堂中峙匾曰‘城南书院’，后堂匾曰‘太山北斗’。公之祠在焉。旁立天水先生赵德像。翼以两庑，四辟斋庐，曰：‘由道’、‘行义’、‘进学’、‘勤业’。”“斋长四员，斋生以二十员为额。春秋考试，则用‘四书’讲义，一如郡庠规式。春秋二祀则用次丁郡率僚属以牲币酒醴献，工歌东坡公诗以侑之。此书院创始之规模也。”这样，自南宋理宗、宁宗以后，潮州便有二处韩文公祠，一在韩山之麓，一在城南书院之内。一直至明代，潮州地方官员和民众对韩愈祭祀不断，城南书院也为潮州培养出许多人才，“潮州历百代，共仰韩文公”的诗句，也正是潮人世代以韩愈为典范的真实写照。郭子章到潮州

任职的第三天，就到韩文公祠祭奠，其祭文中云：“呜呼！天下读《唐书》、《佛骨疏》，而知公刺潮；天下读苏文忠公《韩祠碑》而知潮庙。公移太山于岭外，揭北斗而南耀。公于潮重矣！”敬仰缅怀之情溢于言表。子章对二处韩祠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均极其重视，采取了有效的措施，分别加以管理和修葺，故言：“苏文忠曰：‘潮人煮蒿悽怆，若或见韩公。’其专祠固宜。……韩山祠近林麓，杂迹樵苏；城南祠虽集诵读，裂为蓬草：此皆守臣职也。予守潮，严韩山祠门禁，无故不许擅辟。复命海阳典史林汝翰督工修葺城南祠，以光俎豆。”

郭子章撰写的这篇《韩公二祠沿革》，成为后人了解历史的重要依据，至乾隆年间周硕勋辑《潮州府志》，即摘录郭子章此文之部分内容入志。但研究者所珍视者是此篇完整的记载，饶宗颐先生对此曾讲述其亲身体验：“曩年撰韩祠沿革考证，刊于北京《禹贡》杂志，仅据郭氏《韩公二祠沿革》，所见乃周硕勋节本，恨未见《潮中杂记》所载原文。今见此本，至为欣快，日后拙作当据以苴正充实。”郭子章《韩江韩山韩木》一文着重记载：称“韩木”者，即当时韩愈种植于东山之橡木，因潮州士民崇拜韩愈，故韩木也被赋予神圣的色彩。郭子章访当地父老，答之曰：“潮无橡，橡始韩子。韩植橡兹山，移其种之他山，不橡也。故名曰‘韩木’。木华于春，簇簇附枝如桃，邦人以卜

科第兴衰。”郭子章所记的这段访问当地父老所得，正可与宋礼部尚书潮人王大宝作《韩木贊》所言相印证：“潮东山上有亭，唐韩文公游览所也。亭隅有木……耆老相传公所植也，人无识其名，故曰韩木。……遇春则花，或红或白，簇簇附枝，如桃状而小。每值士议春宦，邦人以卜登第之祥，其来旧矣。”

韩愈作为伟大的文学家和造福潮州的历史名人，其功业和声名传遍南北，又是与另一位伟大的文学家苏轼所撰名文《韩文公庙碑》密切相关。苏轼的碑文撰成之后，他对韩愈功绩的褒彰不胫而走，碑文中“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的警句千载传诵，几乎家喻户晓。如洪迈《容斋随笔》卷八言：“刘梦得、李习之、皇甫持正、李汉，皆称颂韩公之文，各极其势。……自东坡之碑一出，而后众说废之。”因此，苏轼撰写这篇碑文前后原委，当然也是研究潮州文化史者所珍视的史料。郭子章撰《苏文忠公三书》，所载便是苏轼在撰写碑文前后致当时潮州郡守王涤和居潮人士吴子野的三封书信。我们据此即可真切地了解到：苏轼才华横溢，但他对这篇碑文的写作却不是一挥而就，而是经过精心构思之后才着笔的，他甚至对于如何设计碑的样式，如何做到庄重质朴，不加多余的装饰，避免俗套等项，也都一一郑重叮嘱。致王涤前一信云：“承寄示士民所投牒，